

徐名涛 著

北京往事

beijing

wang shi

作家出版社

徐名涛 著

北京往事

作家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北京往事/徐名涛著. —北京: 作家出版社, 2002. 1
ISBN 7-5063-2264-1

I. 北… II. 徐…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1) 第 091784 号

北京往事

作者: 徐名涛

责任编辑: 刘英武

装帧设计: 程 心

版式设计: 英 子

出版发行: 作家出版社

社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码: 100026

电话传真: 86-10-65930756 (出版发行部)

86-10-65004079 (总编室)

E-mail: wrtspub@public.bta.net.cn

<http://www.zuojiaclubanshe.com>

印刷: 中国青年出版社印刷厂

开本: 880×1230 1/32

字数: 300 千

印张: 11.75

插页: 3

印数: 001-10000

版次: 2002 年 1 月第 1 版

印次: 2002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5063-2264-1/I·2248

定价: 20.00 元



作家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作家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作者简介

徐名涛，祖籍安徽，
北京师范大学文学硕士，
历任公司经理、央视节目
制片人、报社主编，发表
长篇小说多部，包括《本
能》、《重复一千遍的谎
言》，散文诗歌集《北京
郊外的晚上》。前期作品
作者认为大多被市场行为
扭曲，此次复出是为了正
本清源，恢复作者心目中的
文学真谛。

这是一部写给穷人的书，也是一部写给富人的书。更是一部改变我们日常生活的书。



徐名信

第一部

第一章

长久以来，高文一直在表述着别人的故事，而把自己在上个世纪的一段经历写出来的想法像心病一样折磨着他，写是折磨，不写更是折磨，至于朋友说的“好莱坞拍这样的故事也早了十年”对他并无诱惑，反而让他觉得更应该深藏心底，他怕他的故事被越来越粗心的读者误解，何况那位朋友——本书作者是高文为数不多的知己之一，其实这句话不是我说的，而是一位对好莱坞考验人以心理极限为能事对电影有很深研究的美国学者说的。我“日理万机”每天煎熬挣扎在各种各样的商务活动之中，只是懒得跟他探讨在我们年轻的时候热衷的各类形而上学的哲学问题。另一方面，高文显然对“好莱坞”有偏见，“好莱坞”的成功电影均不乏思想深度。

高文从心底喜欢北京，热爱北京。或者说，高文这一辈子离不开北京。虽然他现在远在新疆，在遥远的当年林则徐发配的边陲小城，在白杨深处，在绿草如茵的伊犁河谷。北京二〇〇八年

奥运会申办成功的时候，在电话里他声音哽咽，就我对他的了解而言，那应该是他激动的极限。“我要回北京，”高文说，“我太想北京了”。

当年，高文情绪不振的时候，喜欢到天安门广场转悠，藉广场的宽阔敞亮来消散内心的阴霾。

那时候，高文走进天安门广场，心中甚至会升起古代帝王万里辟疆、弯弓射雕的历史豪情。

酷暑中的一天，高文神差鬼使、莫名其妙、恍兮惚兮地再次来到天安门广场的时候，一种异样的感觉让他觉得自己从未来过这世界第一广场，而实际上高文只是与这片无与伦比、堪称一绝的广场久违了。

诧异迷惑之中高文的目光在搜寻着什么，天安门城楼金碧辉煌，东侧的历史革命博物馆和西侧的人民大会堂交相辉映，依旧气势磅礴、宏伟壮观，人民英雄纪念碑四周肃立的武警战士矫健而端庄。

高文明白了，往事无法逃遁地涌来。或者说，高文早就情不自禁地和另一个人一道置身于伟大的天安门广场。高文就是在这里和盛珠相识的。

盛珠背着一个硕大的牛筋包，在向一位警察问路的时候，引起了高文的注意。

高文一眼就看出这位姑娘是第一次来北京。姑娘出于一种约定俗成的心理状态，找警察问路而不是找其他人，这一点就足以让高文对姑娘的情况了解一二了。

高文走过去的时候，高个警察正回答姑娘的问题，然后转过

身朝着对讲机说着什么。

高文倏然若有所动，若有所思，高文猛然意识他必须跟这个姑娘说点什么，这种突如其来的念头是如何产生的他不知道也不愿多想，只是朝着那个姑娘走过去。

盛珠正欣喜地观赏着天安门四周的各类建筑，下过街通道过马路的脚迟疑不动。

“你是要去山花旅馆？”

“嗯，”姑娘转头打量高文的时候，脸上没有丝毫的慌乱。
“你刚才听到了？”

“山花旅馆在东直门。我知道那地方。跟我一道走吧！”

高文不看着姑娘，使用的是一种毋庸置疑的语气。

“你也去那儿吗？”

“你大概是南方人吧？”

“我是说，你也去那儿吗？”

姑娘没有回答高文的答非所问，而是重复着自己的问题。何况语气也不客气。高文似乎隐隐感到这姑娘有点儿特别。

“是的，顺路。”高文说。

“太好了。”姑娘喜形于色。

“你叫什么名字？”高文开始打量姑娘。她的个儿很高，身材很诱人。头发的式样也不俗气，是一种大街上常见的那种短发，让高文意外的是姑娘的头发上、脸上和身上布满灰尘，太脏。高文至此仍不知道姑娘为什么让他的情绪强烈而唐突，恍然如梦。

姑娘迟迟疑疑地说：

“我叫盛珠。大哥，您呢？”

高文想了想，说：

“我叫高文。”

“那我就喊你高大哥吧。”

“你是第一次来北京吧？”高文问道。

“是第一次来。”

“你怎么跑到天安门广场来了？”

“对我来说，”盛珠说，“天安门广场就是北京。北京就是天安门广场。我是一下火车就来这儿的，否则其它什么事我也无心去做。看到真正的天安门广场是我梦寐以求的事。”

高文领着盛珠来到了前门地铁站，乘上了驶往东直门方向的地铁列车。高文在风驰电掣的列车上恍恍惚惚，事后高文才明白，盛珠打动高文的是她和另一个人太相似了，那人叫常珊。好多梦高文已经不做了，却还在做着初恋的梦，那发生在新疆戈壁上的初恋，时常在不经意间拨动他的心弦，让他震颤。

盛珠没有回答他来自何方，从装束神情上高文判断她来自南方的小城镇。高文没想到她会使用“梦寐以求”这个成语。高文觉得来自僻远地方的初闯京城的姑娘，即便知道“梦寐以求”这个成语，也不会轻易说的。

出了地铁，高文领着盛珠来到山花旅馆。

高文没想到他重新走到地铁口的时候，盛珠从后面撵来叫住他。

“高文，高大哥，”盛珠气喘吁吁，身后还背着那个硕大的牛筋包，“你现在去哪儿？”

“回家。”

高文神情沮丧。他把盛珠送到山花旅馆门口就走了。姑娘感谢的话语他也不愿听，他只感到自己有些荒唐。盛珠追来的时

候，高文甚至有些厌烦。高文在这个无聊而炎热的下午心烦意乱。因为他不知道他在做什么、想什么。

“你是专门送我来的，是吧？”

“可以这么说。”

“你真是好人。”

盛珠由衷叹道。盛珠那略略凹陷的眼睛里流露出一种依恋的神色。

高文在她的这种目光下倏然产生一丝内疚的心绪，她是无辜的，高文为自己此时混乱不堪的心境而纳闷，如果姑娘没有勾起他迷恋炽热而此刻却并不清晰的初恋，高文也许是另一种心态，高文的婚姻极端恶劣。高文此刻只感到像被使了魔法，懵懵懂懂。

盛珠是坐了近二十个小时的火车抵京的。盛珠出现在高文面前的时候，盛珠的耳畔还回响着铁轨和车轮撞击的轰鸣。

高文也知道盛珠身上的脏污是乘火车留下的，显然不是她本身固有的，但高文还是不能释然。高文最怕脏。

“高大哥，”盛珠可怜兮兮地说，“你帮忙就帮到底吧，能不能给我找一个地方？”

“怎么啦，山花旅馆客满了？”

“不是。”盛珠愣了一下，说，“不瞒你说，我现在吃一顿饭的钱也没有，哪儿有钱住旅馆。我是从安徽来的。我们镇上的一个姑娘在山花旅馆当服务员，跟我是同学，我就是冲着她来的。可她已不在这儿干了，老板也不知道她去哪儿了。找到她，她自然会安排我食宿。可现在，我……怎么办呢？”

高文的冲动连他自己也感到奇怪，这种梦一样的冲动使他的

神色既慌乱又滑稽。

“你愿意先到我那吗？”高文问道。好多年之后高文还常常想到当时的情形，他觉得不可思议的是这种以恶作剧形式开始的故事会演变成日后不可铭忘的一切。

高文清楚地记得，盛珠那一会儿的表情是被动而又平静的。

盛珠说：

“愿意。”

第二章

这就开始了？我亲爱的朋友，在我替你回忆往事的时候，是在重新揭开你的伤疤，还是在替你解脱？那一年夏天你从新疆重返北京的时候，北京可真热，以至我们都不能更从容地交流，你只是一个劲儿地责怪自己把盛珠带回家，实际上，这还有什么用呢？你怀念你的初恋，这是一切的缘由，这对盛珠抑或后来的千善子来说是不公平的，但盛珠的在天之灵会理解原谅你的，我相信这一点，千善子也最终会理解原谅你的，我同样相信这一点。我向你保证，我一定会原汁原味地叙述你的故事，因为我知道，唯有如此，才能对得起与你有关的所有生者和死者，而伤害了她们，就是伤害了你，高尚的心灵永远不会害怕真实，无论它承载过什么，或者说无论它怎样被扭曲。在新疆，在酷暑中的北京，无论我们是彻夜长谈还是匆匆忙忙，我们多次重复我们对此的共识，大概正是这样，高文最终同意由我来讲述他的故事，并且同意让这个“好莱坞”也望尘莫及的故事公布与众。

高文的房子是租的。这是二层楼上的一个两居室。高文从新

疆到北京，经朋友介绍租了现在的房子。和房东——一个孤寡老头合住，月租金三百元。

老头说话含混不清，高文住进来好几年了，至今老头说十句话高文也只能听懂七八句。

高文领着盛珠上楼梯的时候，费神琢磨着怎样把一个谎言编圆，更重要的是怎样尽快让老头听懂他的意思。

在这之前，盛珠接受指令，关于自己的来历身份听凭他瞎编，不得插嘴。

打开门的时候，高文发觉老头不在家，顿时松了一口气。

盛珠放下包，说：

“有没有洗澡的地方，我身上太脏。火车上人挤得连脸也无法洗。我一辈子也没有像现在这么脏过。”

高文听了盛珠的话，心里顿生喜悦。

看来盛珠不是一个脏人。说不定还是挺爱干净的呢！

高文笑着说——这大概是他跟盛珠接触以来第一次露出笑容：

“年纪轻轻的，怎么就说一辈子啦？”

“这是一个比喻的说法嘛。”

盛珠从包里掏出毛巾、香皂及其它梳洗用品，高文发现盛珠用的化妆品和洗发液均是上档次的，而且在一堆梳洗用品中还有一瓶包装很华丽的香水。

高文喜出望外。

高文的经验里不曾有过这样的情况，开始失望扫兴，提不起兴趣，后是激动，震惊，不能自制，高文觉得盛珠也许会让他会这种“逆转”经验。

事实上，高文的身体及心情已经“逆转”得使他难以自制。

盛珠从卫生间出来的时候，浑身散发着一股毛绒绒的水蒸气。盛珠用毛巾裹着头，像一个贵族名门一样款款迈步，宽大的裙裤在交叉移动之中抖动。

高文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眼前的盛珠和大街上的盛珠已是天壤之别。

高文的妻子在新疆，高文流浪到北京之后妻子一次也未来过，老头——房东至今不知高文的妻子长得什么模样。

高文领着盛珠若让老头看见，老头肯定认为这女人是高文的妻子，这样高文的妻子若真来了，饶舌的老头在茫然之中完全有可能让事情败露，对高文坚贞不渝的妻子遭此打击在高文看来是不可想象的。

而现在，高文觉得所有的风险都不存在了，或者说所有的风险都是值得承担的。

盛珠朝脸上抹着粉，然后又抹口红、眼膏，一切装扮停当，盛珠转过脸朝高文嫣然一笑，高文像遭雷击一样感到猝不及防。高文觉得这一切不是真的，如果不是梦，也是一种臆想。

“怎么样，”盛珠得意地说，“还好吧？”

“难以想象！”高文拉着盛珠的手，“你施了什么魔法？”

盛珠缩回手。

盛珠觉得高文说话有点儿语无伦次。

这时候，高文在盛珠脸上看到了一抹忧戚之色，高文甚至听到了来自盛珠胸腔的一声幽叹。

高文的情绪受到了阻隔，他不知盛珠在这种关键时刻何以出现这种神色，唯其是关键时刻，所以格外让高文怦然心动。

“你怎么啦？”高文柔声问道，“好像有什么心事！”

盛珠沉默不语。

盛珠在沉默不语之中把化妆用品一一收进包内。

高文凑近盛珠，说：

“你是不是没钱啦？”

话一出口高文就后悔了，这显然是一句极不得体的话。但高文将错就错，除此之外他不知道该说什么。

高文又说：

“没关系。我会帮你的。在北京混，首先要找个工作，然后租个房子。这一切我都会帮你的。”

“工作好找吗？”盛珠终于开口说话。

“好找，像你这么漂亮，还怕找不到工作吗？我保证给你找一个好工作。”

“真的？”

“不过我可不敢把你介绍到那些经理风流倜傥的公司去，一去就很麻烦了。”

“这就是开始吗？”

好多年之后高文才真正明白盛珠的这句话的含义。

当时盛珠的神色并不像在问高文，而是自语。

盛珠的自语是一种对命运，也是对北京的诘问。

高文说：

“是的，这就是开始。”

“上帝呀！”

高文在心中叫道。

高文的信仰中没有上帝，虽然他也常惊叹：“上帝呀！”这不

过是受妻子影响罢了，高文的妻子有事没事喜欢说：

“上帝呀！”

不过这一次高文的惊叹是含有虔诚的成分的，这对高文来说是史无前例的。

高文是从卫生间出来，看到房东老头儿进屋的时候也发出这声上帝之叹的。

老头儿当然有钥匙。

老头儿打开自家大门的时候，盛珠坐在沙发上。老头儿一进屋她就知道是房东。好像事后想起来才感到可怕，盛珠在见到房东时的神态和高文截然不同，盛珠平平静静，泰然自若，好像什么也没发生一样，而高文则慌乱异常。

盛珠始料不及的是，高文在介绍她的时候居然说她是他妻子。

而且老头儿一下子就听明白了。

跟高文的房东接触多了，盛珠得出这样的结论，老头儿的耳朵有时背有时不背，对敏感的，或者说他感兴趣的话题他总是听得很明白，反之他则颠三倒四地问，显得混沌不清。

“噢，是媳妇。”老头转问盛珠，“刚来吗？”

“嗯。”盛珠不知所措地答道，狠狠地瞪了高文一眼。

高文在恐慌中似乎没有意识到他撒下的这个弥天大谎的严重性，说：

“施大爷，今天遛弯儿遛得时间长！”

施大爷两眼直直地盯着盛珠看，如果不是看他满脸白须，一大把年纪，他的这种目光完全可以说是不正常的，甚至是暗含欲望的。